



大龙门客栈

星野櫻
/ 作品

DA LONG MEN KE ZHAN

完
美
纪
念
版
下

大 唐 客栈

完美
纪念版

星野樱

/ 作品

【下】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龙门客栈：完美纪念版 / 星野樱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472-2207-2

I. ①大… II. ①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9512号

大龙门客栈: 完美纪念版

总策划 孙建军

编 著 星野樱

责任编辑 陈春燕

文字编辑 石 颖 王红依 尉迟芸涵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00千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2207-2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卷

墙外红杏砸落谁家

ACT. 14

小侄儿耍阴险【002】

ACT. 15

小王高一尺，爹爹高一丈【011】

ACT. 16

绣球保卫战【028】

ACT. 17

龙小花的目标：男人背后的强大女人！【051】

ACT. 18

红杏坐墙头，徘徊又荡漾【068】

ACT. 19

入宫面圣—有爱的亲善大使【098】



目录

CONTENTS

ACT. 20

和议临行前【123】

ACT. 21

侄骑白马来【135】

ACT. 22

又是一碗清汤挂面【150】

ACT. 23

禽兽不如的结局【175】

番外：

皇子的小红杏【185】

后记

【208】





第二卷

墙外红杏砸落谁家



ACT. 14 小侄儿耍阴险



天亮了。

阳光射入摇曳的围幔，很是刺人眼睛，龙小花陷在软绵绵的榻里，对周身不对劲的晃动丝毫未觉。宿醉的头痛让她皱了皱眉啧啧唇，她正打算懒洋洋地翻一个身，再赖床几刻，顺便重温她昨日翻身强吻男人的美好梦境，却惊觉自己被什么东西禁锢着，根本翻不得身子。她眼儿眯眯，打开了一条细缝，这才发现自己向右侧躺在一团软榻中间，身上被人盖了一条软被，而那禁锢她的东西就是来自左侧帮她按住软被的一只手……

手？谁的手？竟然如此大胆地轻薄有夫之妇？

她显然还没清醒，头微微一动，看向躺在自己身侧的人，那张姣好还透着分未退尽的稚气的容颜分明是龙晓乙的缩小版，从鼻梁到唇都带出几分熟悉的味道，紧皱的眉头配上微抿着的红艳唇儿更是让她觉得安心透了，这套耍别扭的动作明显是得了龙晓乙的真传。

“难道我从小就很垂涎你吗？为什么你跑到我梦里来还要返老还童一下？不应该呀，我明明欣赏成熟路线的男人呀……”

她蠕动了一下身躯，抬起手，疑惑地伸手想去戳一下那张近在咫尺，连呼吸都吹拂在她脸上，真实得过分的幻想，却不想对方突地挑开了眸子，那双黑亮的瞳孔骤然睁开，面面相觑地盯着那还在自我迷醉的女人一瞬，二话不说，顺势将她往怀里一捞，抬手勾起她的下巴，侧过脸就要吃上她的嘴。

她被他一系列性感兮兮的动作给彻底镇住了，十八岁的龙晓乙满脑子都是账目算盘银票，对她不屑一顾到了极点，何时露出过这等香艳表情让她养眼，可一大清早就这么油腻荤腥、酒池肉林是不是太过分了？就算是做梦，但好歹也不要太过于真实香艳暴露了，这样不是显得她的脑袋里全是黄色废料吗。

她深深咽下一口唾沫，却抵不住诱惑微微嘟起嘴角，眼见那略微红艳过头、带着微肿的漂亮唇儿就要落上她的嘴巴，想到他对贞洁妇女特别情有独钟，她这样嘟着张嘴巴似乎不太获他喜爱，于是她决定彰显一下自己最后的矜持，明知故问道：“你……要做什么？”

那黑亮的眸子自上而下斜视了她一眼，要落下的红唇跟着一顿，一把完全不同于龙晓乙那略显沉稳又带出几分优雅的嗓音从那红唇飞出来，那声音贵气尽显，锋芒毕露，即便带着刚刚寐起的沙，却依旧减不下傲慢的调子：“做什么？自然是做你这不知检点的女人喜欢做的事儿。”

“噗！”那和龙晓乙大相径庭的声音让她陡然睁大眼睛，看着那人带着七分与龙晓乙起床时同样的慵懒，却明显不是龙晓乙本人，她大张着嘴巴，不知该做何反应……

用小如意的形容词来说，他轮廓里带着几分“爹爹”前夫的味道，却不似“爹爹”前夫版的魅态尽显，一撇唇一眯眼都邪气十足。那当然，乳臭未干，定性未成，举手投足间痞气十足，媚气有待加强，好好培养，应该也是好苗一朵，想当初“爹爹”前夫发育期的时候，也不是这般……噗……现在不是少年养成的时候啊！

“你是谁啊！你要对良家妇女做做做做什么呀呀呀？”

“良家妇女？在哪儿？”宫曜凰凉凉地一哼，只手撑起身子，看着她，“我只瞧见一个躺在小王车驾的榻上，宿醉得今夕何夕也不知，见着小王就放荡形骸，嘴里不干不净地嚷着‘要亲亲’，不给亲还撒酒疯地胡搅蛮缠哭鼻子的无耻女人。”为免她大半夜地哭闹把这夜路上的狼给招来，他着实牺牲了不少色相，只得拿自己两片唇哄着这酒醉的疯女人，把她喂了个饱饱。瞧她那副吃得饕足不已，舔唇又咂舌的模样，他就觉得自己窝囊，当肉票当成她这副有恃无恐的模样，还吃起他这个绑匪的豆腐，这会儿倒好，她酒醒了，就想对着他立贞节牌坊？他还没任人在他面前这般放肆过。

“噗！你……你说我……我强吻的那个人是……是是……是……”她的手指头颤抖地要指向他，却见他过分红艳的唇儿一张，顺势暧昧兮兮地咬上她的手指，微微使力地磨牙道：“吻？哼，莫非是小王见识不多了，你那德行也叫吻？小王以为你是饿了几宿没吃东西的饿鬼，看见肉就想要撕咬才是！”

“你不要开玩笑，我的吻技可是从小如意的书里看来的，每日都啃着排骨做练习来着……还呱呱，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你你你是谁啊，你干吗要绑架我，还吃我……好吧，是我不小心染指了你……”她的声音在宫曜凰警告地一眯眸下转换了音调，随即又升回高调，“你你你到底要绑架我去哪里呀？”她一边说着一边抽回自己的爪子，要和这个偷了“爹爹”前夫七分相貌的家伙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宫曜凰挑了挑眉，对她蜷曲在角落装可怜的德行不以为意，也没意愿阻止她，只是身一挺，一扯半落下的衣，襟口大开地下了床，走到前方的小茶几前，倒了一

杯水，坐在椅边，自己喝着，看了一眼马车帘外的天色，分明晌午已过，便朝那车门外问道：“到哪儿了？”

外头传来一个声音答道：“回主上的话，离临阳城还有一日半的路程。”

“嗯，跑快些，到了下个驿站，再换一次快马。”

“是。”

他交代完毕，转回志在必得的眸子看向那窝在床上抱着被单的家伙冷笑道：“现在可知道了？”他是谁，他们要去哪儿，他可一并回答她了。

“噗！你是那日摔我的艳本的那个猪上……”

“……”他眸子警告似的一眯，立刻听见一阵咽唾沫声。

“主……上……”她立刻识相地改了口，随即又拉着被子没义气地出卖同胞，“姓白的已经进京赶考了，我对那把什么剑完全不了解，你抓我这废柴也没用呀呀呀！”

“你同白风宁究竟是何关系？”

“反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呀。”迷途知返，各归各位的关系，很复杂很不好解释呀。

“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他会拿白家剑来赎你？”

“那后来他还不是又偷回去了嘛……”

“……”他不悦地瞪了她一眼，显然不愿意提这段不光彩的回忆，转而又道，“那龙晓乙呢？”她若不是白风宁的女人，那最好，收买人心可不能让女人给离间了，他可不想为个女人影响了他的大业。

“……”这关她的“爹爹”前夫什么事？这不是他们三个人的恩怨吗？

“龙家小姐，你十一岁嫁给龙晓乙被休去跑堂可是桐溪城里人人皆知的事。哼……”

“……”她出名的方式总是不太正常，“那……那又怎样，这是我的事，跟跟跟你有什么关系？”

“关系？哼。”宫曜凰轻轻一笑，唇儿咧出放肆的弧度，“关系可大了，如果小王说要娶你进门，你说这跟我有关系呢？”

“噗！你你你在开玩笑吧？”除了那次隔着麻袋，大家水中望月、雾里看花过一次，他们根本是第一次见面呀，他这就向她求婚？不太好吧，她是很开心自己的魅力上限又飘高了一下，但是他这么没素质又不浪漫的求法，抢亲外带胁迫，很有碍大家日后相处耶，她可不可以……拒绝呀？

“小王要娶你——龙晓乙的前妻进门伺候小王！”宫曜凰重申道，那眼神摆明了写着“敢拒绝就宰了你”，他要以此跟龙晓乙正式宣战，朝堂上各自为战，不要老拉着他到处逛茶馆看什么武松打虎的蠢戏。

“不不不不是前妻，我……”她还没有拿到休书啦。

她被那威胁的眼神一瞪，吓得什么也不敢问，只想发出几句憋屈的有夫之妇的申明，可惜却完全被人忽视了……

“你这德行怕是要给小王丢人，后日到京，你就给我待在王府里乖乖地学着规矩，等着小王挑了日子来娶你过门！”

“我我我还没有被……”她还没有被法律上休离啦。

“哼，龙晓乙，就让他来看小王娶他的前妻进洞房好了，看他还如何拿我在皇爷爷面前搪塞婚事！”说什么自己已经成过一次亲，被打击到了，暂时对女子没有兴趣，却是看着自己的侄儿至今未娶，望皇爷爷给他先把婚事办了，皇爷爷经他一提醒，顿时一句话压下来，说什么他先父早逝，小叔为父，让那龙晓乙给他挑房媳妇。这还了得，哼，他根本就是想安插个自己的眼线在他身边，顺便在朝臣面前彰显他那皇叔的架子吧，他才不能让他如愿。

若龙晓乙知道他带回去的小娘子便是他的前妻，那张淡然自若的脸表情一定十分精彩，哼！哈哈！

一边新人笑。

一边旧人哭。

宫曜凰笑得张狂不已，根本不顾虑那个被多次企图讲话却被打断的龙小花已经被憋得脸涨得通红。

“你憋着气，把脑袋涨得和猪头似的做什么？”他嫌弃地瞥了一眼刚刚被自己定位为新嫁娘的家伙，姿色平平，身段平平，吻技……算是马马虎虎。想起昨夜里她的放肆，他微刺的唇儿一抿，拉回思绪继续思量着……她只是边境城池的商贾之女，没势没权，却是他安全的上上之选，不过，看来他得培训她好一阵，才能拿得出手带得出场，最重要的是能气煞羞辱那龙晓乙。哪个男人能忍受绿云罩顶，况且还是被自己小侄子娶了自己的前妻？哼……他迫不及待地想在众朝臣面前瞧瞧龙晓乙那张气绿了的脸。

“我有个问题。”憋了半晌，她终于找到了她能说话的缝隙，“重婚罪很严重吗？”

“什么玩意？”

“我想请教一下……咱们朝廷的律法，那重婚罪是如何论处的？”

“浸猪笼。”宫曜凰漫不经心地丢出三个字，却让龙小花彻底软倒在榻上，“你且记着小王对妻室的要求，要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戏得闺床，最后一条，小王算你勉强过关，前两条，哼，你可是望尘莫及，所以一回京，你便跟着小王替你请来的老师好好学着。”

“学……学什么？”她趴在榻上垂死挣扎，有气无力地问道，她都已经注定要被浸在猪笼里了，学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学什么？自然是琴棋书画，好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大家闺秀，什么是知书达

理，什么是相夫教子！”

“……”这几句台词为何那么熟悉，他非要用那张和“爹爹”前夫七分像的脸对她进行这种精神虐待吗？她难道这辈子都摆脱不了琴棋书画、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相夫教子的阴影吗？为什么男人的品位都是朝着那几个字眼去的，呜……

“总之，我俩成亲那天，小王要看到一个在人前由外而内的淑女，在人后嘛……”他很有文章似的停顿了一下，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想起她昨夜里的表现，挑唇戏谑道，“在小王的床上，你要怎么个玩法，小王都没意见，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让小王尽兴了。”

“噗！”

他没有意见，她意见却很大，她该找谁投诉呀！

京城……京城可是她“爹爹”前夫的地盘，可是京城那么大，她这个还没进城就被绑架抢亲的小孤女，要怎么找到她那失散的“爹爹”呀？

临阳城内曜王府一如往昔，大门高耸，贵气万千，并不因为自家主子做了强抢民女这等伤风败俗却很男角儿风度的丰功伟绩而有任何异常。

门口两座麒麟玉雕是圣上御赐给自己的嫡亲皇孙宫曜凰的，表面镇宅，实则彰显，见到御赐之物，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要进曜王府的大门先得低个几分品级。要说曜王府小王爷的手腕也算玩得带转，要不怎么才十八岁就肩挑重任，能让圣上拨让军权给他，军权大事可不只是血缘关系加几分宠爱就能拿得下来的，怎么堵了朝臣的悠悠众口，怎么为自己立威扬势端起架子，怎么让比自己年长的家伙惧自己，这些威信可都是宫曜凰一手玩转出来的，单靠圣上的恩宠可成不了事。

曜王府不是前王爷世袭给小主子的，而是圣上格外开恩新建府院赐予皇孙宫曜凰的，这位小王爷从封爵爵位到府邸没有一样是承袭自己亲父七皇子的，只因这位七皇子忤逆过圣上的裁决，因此并不得圣上欢心，与自己的发妻又去世得甚早，只留下宫曜凰这棵独苗儿，别说府邸早已荒芜，便是连爵位也因种种原因圣上从没有恩赐。所以，曜王府的小王爷能有今日这份势头，全仗着自己从小被接进宫侍在圣上身边伴驾。

“这些你可都听明白了？”

留着八字胡的先生将曜王爷的生平说得头头是道，却只见那朵头上蹦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的龙小花正用迷茫的眼神盯着自己，一副鸭听雷轰隆隆的模样，他身为曜王爷的恩师，对这位早慧的小王爷一向赞许有加，直到今日他才对这位一向让他满意的门生很有微词。

品位也太差了吧，他这是从哪儿挖来的啥也不懂的乡下小姑娘，跟颗土豆似的赖在小王爷的书桌前，用看说书的眼神盯着自己，连自己要嫁的人是什么人物都不知道，这还了得，将来势必阻了小王爷干大事。

“你的意思是说，他爹娘都挂了，跟我一样蛮小可怜，然后他就陪在他爷爷身

边，他爷爷很喜欢他……”

“都同你说了多少遍了，小王爷不是单靠圣恩走至今日的，他是……”

“很能耍阴险，耍到今日的？他爷爷很喜欢他，但是他还是觉得蛮空虚的，就从小学着耍阴险耍出了伟大的成就？”没有比较高大一点呀。

“……”

“好了，我大致明白了，下一题。”

“……”

“夫子……”

“都同你说过了，我不是夫子，我乃圣上御赐的……”

龙小花对那套御赐显然没什么兴趣，继续打断人家的话问道：“你可认识……十九殿下？”这个夫子比那姓宫的看起来好沟通，那人把她没头没脑地从边境抓来京城，一关就是四天，天天让她跟这个八字胡夫子学啥了解夫君的课程，不能这样下去了，她决定表明一下自己也还不低的身份，皇子没休掉的前妻，总会得到合理的对待吧？

“……”八字胡先生一皱眉，突然警戒地打量面前这个小丫头，“你是指圣上的皇十九子？”

“对对对呀！其实我是那个……”

“对什么！不对！”

“哎？”

“那十九殿下如今可是小王爷在朝堂上的第一政敌，对小王爷百般挑剔刁难，常以叔侄身份欺压之，已然忘记了十年前究竟是谁让国库亏空的罪了，哼，圣上宅心仁厚，他却有恃无恐，掌管国库却对小王爷索要军饷总是推托再三。你且记着，那是你未来夫君的对头，迟早要被小王爷连根拔起的，见着了不可给好脸色看！”

“那如果有十九殿下的人潜伏进曜王府的话……”

“自然是先逼供再灭口！”

“……”

“你且记住，这是小王爷的府邸，你若要当好当家主母，这里里外外下人的底细你心里都要有个底，在宅子里护好自己夫君的周全舒适是本分女人该做的事！”

“……”

龙小花面如死灰听着贤妻守则，心思完全跑得老远了。本以为上了“爹爹”前夫的京城地盘，随便报出自己强硬的后台，肯定有人屁颠颠儿把她送回十九殿下那里去，可是，她好像走错地方了，这根本是敌人的后方阵营，在这里亮出她是“爹爹”前夫的人，估计他们就要教育她什么是真正的耍阴险了。

这下她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挽回前夫的心的问题了，怎么保住自己脖子上的脑袋也是紧迫的课题呀。

“哎……等等，你说十九殿下是宫……小王爷的……叔叔？”她似乎漏掉了一个好严肃的环节。

那夫子一蹙眉，看样子他前几日灌进去的皇族族谱是全部对牛弹琴了：“十九殿下是小王爷的嫡亲十九皇叔，我前日让你回去记的族谱，你是一个字也没看吗？”

“噗，他是他叔叔，那我不就是他的……”

婶婶？

搞了半天有血缘关系呀，怪不得长得那么像，她就说他竟然剽窃她“爹爹”前夫的长相来魅惑良家妇女。

他是有多变态呀，明知道她是龙晓乙的前妻，还坚持要娶自己进洞房？反正浸猪笼的是她，他是不痛不痒哦。

她正在浮想联翩，却听见外头有人回报王爷回府，从木雕空的窗户看去，只见宫曜凰边走边同人商议着什么，神色有几分凝重，皱着眉头垂眸思量了几分，随即给了身旁的人答复，那人立刻诚惶诚恐地点头，立刻回转身就走开。

宫曜凰这才得了空，正要抬脚上前进书房，却见自己的恩师从书房里走出来，先向他请了个很礼数的安，这才使了个眼色让他走到一边，明显是有话要对他交代。

他不用想也知道定是告那家伙的状，从木雕窗里白了她一眼，随即踱步跟着恩师站到了一边。

“小王爷，在下觉得，要削十九殿下的锐气方法很多，您当真要用书房里那连您是谁都不知道的小丫头来同十九殿下斗？”

“要跟龙晓乙斗方法很多，但是这个最快、最直接、最伤人。”他漫不经心地转了转自己大拇指上的玉戒，“恩师尽管教便是，这几日权当是给她点甜头，后几日可不会让她消磨过日子，她要配得上小王，需要学的东西可多着呢。”

“只怕朽木不可雕也。”

“到小王手里，就算是枯木也得逢春。”他略微捏了捏拳，又淡道，“倒是眼下有一事要请教恩师。”

“小王爷可是说你离京时十九殿下的动静？”

“嗯，圣上真的准许他把右副相的家给抄了？”

“当真如此！小王爷，您说这十九殿下到底在想什么，他一回京，先是拉着您逛了几趟戏园子，查着户部的账却也是漫不经心，倒是把一直迂腐老到的右副相的家给抄了？这圣上怎么也被他那么套住了？右副相一生忠君，对您锋芒毕露更是曾在圣上面前颇有微词，十九殿下这么做，莫非是在帮咱们？”

“他？哼……只怕是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还哽在他喉里，趁机报复而已。”

“十九殿下目光怎会如此短浅？真是难成大事。说到十年前，小王爷，在下倒

觉得十九殿下难成气候，他同圣上毕竟与您不同，您从小伴驾，而他和圣上之间永远插着他母妃那根刺。”

“……”一提到龙晓乙的母妃，宫曜凰难得地沉默下来，并没有接下恩师的话，恩师一见他沉默，也跟着敛了口，却又开口道：“小王爷，在下知道您与十九殿下关系非同寻常，您可别被他蒙蔽了。”

“你是怕小王会对他手软？只因他的母妃是我娘亲的姐姐？”

“……”

“这等复杂的关系，小王早就忘却了，只不过姐妹嫁一对父子，为何每个人提起来都诚惶诚恐的样子，你以为小王还会在意这些小事吗？他的母妃美貌冠绝后宫又如何，我连自己娘亲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又怎会在意一个不知该叫奶奶还是姨娘的妃子？”宫曜凰淡淡一笑，似有深意。

“小王爷，在圣上面前您可千万别如此说辞，都知道圣上对十九殿下的母妃思念有加，对您亲父不顾他的颜面执意要娶您娘亲的行为更是怒在心头，所以……”

“我若摸不清楚皇爷爷的脾气，早被他丢出皇宫了，小王不是说了吗，那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谁爱记谁记去，小王有自己的事要做，既然龙晓乙还忘不掉，就让那些破事去扯他的后腿好了。”宫曜凰说罢，嘴角换上飞扬的弧度问道，“我那未过门的小娘子今日又惹了什么笑话？”

“她？哼，唉，我同她随口提到小王爷您如何走至今天这般地位，她倒好，只回了一句，他爹娘不在了，就跟着爷爷，真是可怜，还说什么空虚，什么就学着要阴险……”

“……”宫曜凰的眼眸骤然一眯，又道，“她还说了什么？”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在下要同小王爷说，她向我问到十九殿下下的事。”

“她问龙晓乙？”

“对啊，所以这个丫头靠不住，小王爷您可要多提防着她点。”

宫曜凰听罢，旋身就往书房里走，调子还扬得老高：“哈，莫不是小王还会中这般没水准的美人计吗？”谁在谁的套子里，还没准儿呢。

宫曜凰推开书房的门，就见那个趴在墙角偷听的很没技术含量的龙小花正要缩回书桌边，他一拎她的后衣领，将她整个人丢上书桌，扳过她的脸孔阴笑道：“听得还尽兴吗？嗯？恩师说给你听的，你不要，就是要听从小王嘴巴里说出来的是吗？”

“我们还没成亲，考虑一下我的岌岌可危的小名节呀。”她现在很清醒，他的嘴巴能不能不要离她这么近呀。

“小王比较想用嘴巴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小王到底空虚不空虚。”他抵住她的额头，笑得有几分邪气，那酷似“爹爹”前夫的表情，看得她心惊肉跳。

“你……你最好不要这样哟，你知道你这样很像什么吗？”

“像什么？欺负良家妇女的登徒子？”

“不是，是很像小如意的艳本里的男角儿被人拆穿了悲惨过往，洞察了心思就恼羞成怒要对女主……”很经典又标准的男主亲吻架势，把女主拎高了丢在桌子上坐着，两只手一压她身侧的两个爪子，他只要稍倾下身就方便自己行凶。

宫曜凰眯眼道：“恼羞成怒？哼……小王想你那些艳本不会到这步就打断才是，好戏似乎还没上场……”

“你你你你这样是不对的，虽然我原来看艳本也觉得女主很讨厌很难搞讲那么多废话干吗直接上就好，但是我现在发现错了，错了，严重的错了，精神沟通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掉。”她别开唇，第一次体会到女主角的龟毛不是那么让人讨厌。

“哼，精神沟通？你莫非还真以为你能窥视小王心里在想什么？”他冷然地一瞪，对她的话直觉理解为意有所指，她那空虚论只不过误打误撞，这个女人脑子里都是些奇奇怪怪的坏念头，恩师有句话说得好，她……不得不防……在心口，他要提前对她设防，“不过……小王倒是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他拉起她的手指向她的胸口，低语道：“在想着龙晓乙，想从小王这里逃跑出去找龙晓乙，对不对？”

“噗……我……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念头，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

“我可以放了你呀。”

他眯眸一笑，云淡风轻地松了钳制住她的双手，让她的手从他的掌心溜掉，看着有些木然的表情扩大了笑意。

“别再打围墙和狗洞的主意了，明日龙晓乙会到礼士大道那儿办差，如果你想，就从大门走出去吧。”

“你……真的肯放了我？”

他挑了挑眉，并不言语，转身就朝门边走去，只是在离开前又转头回来对她自信满满地说道：“小王可不打算一辈子囚着自己的媳妇儿，我赌明几个你会乖乖回来小王这里，心甘情愿的。”

ACT. 15

小王高一尺，爹爹高一丈



宫曜凰真的信守承诺，准许龙小花从曜王府的大门光明正大地走了出去。

他甚至特地差人搬了一张上好的红木躺椅放在前庭前的草坪上，一派悠闲地躺卧在椅上晒着午后的太阳，脚儿没规矩地架得老高，任由下人替他捏着，丫环端来洗得晶莹剔透翠绿溜丢的番邦葡萄就搁在他手边，他大爷还嫌麻烦，由着那小丫环周到地摘下梗儿上的小果，喂到他大爷那张线条姣好的红润唇边。

龙小花提着小裙正要朝外逃，可瞧见宫曜凰那边刮起的颓废贵族淫靡风，绣鞋便缩了缩，一脸戒备地瞧向他，他也太放松太放心太放荡太放浪了吧？一边口口声声男角儿气势十足地、不容人家拒绝地要娶人家，一边这么大方大度大摇大摆地准许她去私会很有爱的“爹爹”前夫？他也太自信了吧，连她自己都没有把握她和“爹爹”前夫见面会不会一个天雷地火，就近找家客栈然后把“爹爹”系列第一本的情节复习一下，再顺便把“爹爹”系列第二本的情节发展完满下，他哪里来的自信她还能保持着小处女之身爬回曜王府呀？

“我走了哟。”她大声地嚷嚷道。

宫曜凰两唇咬住一颗小青果挑眉应道：“早去早回。”

“我真的要走了哦！”

“嗯，替小王沏盏茶来。”前面那一个字是送给她的，后面的话明显跟她没什么关系。

毫不在意的语调完全否认掉了龙小花这个人质肉票的魅力价值，她狐疑地接受了滚蛋的命运，却毫不含糊地撒开两条腿奔出了曜王府的大门，一边念着阿弥陀佛一边还回头看看有没有追兵。要知道皇城里的王孙贵族和艳本里的变态男角儿是没有任何区别、可以画上等号的，什么欲擒故纵啦、先放后抓啦、这些都是他们平时的生活爱好和择偶标准，他们的共同兴趣就是和女角儿玩你追我赶、你逃我抓的游

戏，那些安生的媳妇儿反而不得宠，她这一逃，如果被他抓回去，还不得被疼爱得死去活来啊！

赶快逃跑去找“爹爹”前夫，她一点也不想被关在猪笼子里看世界啊。

“礼士大道……他说他会去礼士大道，可礼士大道在哪里啊？”

当奔出老远，站在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京城大道上，龙小花才意识到自己在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城市里。繁华京城，天子脚下，酒楼林立，商行遍地，轿道上的轿儿排着队地向前移着，行人面色匆匆没有一个熟面孔，她渺小兮兮地站在路中间，没有人八卦她是没人要的下堂妻，没有人认识她是龙家吃干饭的小姐，甚至没有人多看她一眼。想她在桐溪城多有名，就连乱路边啃糖果的小孩也知道她是没出息的龙家小姐，被掌柜占了当家的位置踢去当小可怜。她那像光环般的过往因为京城的陌生繁华而失了光彩，她这才惊觉这是天子脚下，和桐溪城完全没有任何联系，这里也许鲜少有人认识她的“爹爹”前夫，却不会没人知道那突然回京的十九殿下。

“吁！”

勒令马儿停住脚步的拉长的调子从她头顶传来，她转头一瞧，却见一匹猛然停住的马儿正抬起两条前腿要砸在她的脑袋上，她被吓出一身冷汗，曲着腿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这丫头站在马车道上发什么愣，找死啊！”猛然刹车的车夫火大到了极点，看着坐在地上被吓得发抖的龙小花怒喝道，“要找死到别处去，别耽误了余大人办差的时间。”

那马车帘儿被人撩起，一位身着官服的大人探出了头问那正在破口大骂的车夫：“何事？”

“回大人，一个小丫头站在车道上发呆，这才勒住了马，您在里间没事吧？”

“没事，别耽搁时间，十九殿下还在礼士大道那儿等我一起清点右相家充公的财物。”

“是！”那车夫赶紧安抚了受惊的马儿，看了一眼那还赖在地上发呆的丫头，“大人不治你阻挠办差之罪你还不快让道，非要让我驾着车从你身上碾过去吗？”

龙小花立刻翻身要起来，却见那车夫已经不耐烦地驾起车朝她冲来，她眼疾手快地改为四脚爬动，这才没让那赶着投胎似的马车在自己的胴体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她看了一眼那辆远去的马车，大致明白自己该朝哪个方向追过去了。那位大人她认得，就是他去桐溪城把她的“爹爹”前夫押回这个很没爱的皇城的，一副言之凿凿、之乎者也、公事公办的冷脸。她是长得有多像路人甲啊？她这么一个关键人物，他竟然一脸完全不认识她的德行。

“现在不是在乎像浮云一般的虚名的时候，赶快滚去礼士大道！”